

✕如果西游记 倒过来

莫默✕纪出矣
鹤见鹤✕周定嘉
苏鑫✕自三

作品

本书所有故事

纯属脑洞

如有

头晕目眩、四肢无力

摸不着北

突然看饿了等问题

请自行解决

毕竟没有人能保证

孙悟空重生的孙悟空✕

变成石像的七世纪猪八戒✕

跳跳河自杀未遂的小白龙✕

曾经常客串拥有不同人格的唐玄奘✕

到底在想什么

11

个脑洞
不同的吃法
不同的味道

6

位知名作者
不同的糖
不同的刀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S PUBLISHING CO., LTD.

番外篇

X·如果西游记 倒过来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X. 如果西游记倒过来 / 纪出矣, 鹤见鹤著. — 南京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7
ISBN 978-7-5594-2205-7

I. ①X… II. ①纪… ②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3352 号

书 名 X. 如果西游记倒过来

作 者 纪出矣 鹤见鹤

出版统筹 汪修荣 邹立勋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吴小波 高 丽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封面设计 泪 呆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170 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,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205-7

定 价 36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- 八爷的春秋 文\苏盎…… 001
- 投桃 文\鹤见鹤…… 028
- 风里风 文\白三…… 053
- 总有一条河流想吞没我 文\莫默…… 076
- 无题 文\周定嘉…… 100
- 俏眉梢 文\鹤见鹤…… 128

目录

CONTENTS

寒枝不栖 文\纪出矣…… 155

戏里戏外 文\莫默…… 182

繁世三味 文\白三…… 202

攀龙 文\纪出矣…… 224

琉璃脆 文\周定嘉…… 255

八爷的 春秋

文 / 苏盛

八爷在这片穷乡僻壤很是一个人物。

但你若说他有何神通，倒也未见得如何。至少展露在人前的面貌只是一副混吃等死又精于算计的瘦干模样。

八爷是这个县城里为数不多的大商，常年做着脂粉香料生意，对女人很好，对男人很差，对下人们更是差上加差。

他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，也很愿意行使高位者的职权，生意好时就关起门来数他的银子，不好，便打骂伙计。

他自然是不会有错处的了，负责出钱出脑，卖得不好还能怪别的吗？

八爷没个名姓，没人知道他叫什么，仿佛就是从天边掉下来这么一位。又因为终日的四体不勤，而现出几分病态的懒散。若非要论个好，大约便是那副皮囊生得极佳。风流水滑，缺些阳刚，偏点嫩色，像个十五六的半大小子。

半大小子瞧着年纪不大，做的却全是大人干的事。今朝才得个红颜知己，转脸就忘了是谁。

总归还会有新的。

八爷不缺女人，出入一趟都如再世潘安，掷果盈车。他自己也极享受这些，亦如他享受高高在上的阶级仰望一样，舒坦极了。

“最好的香便是女儿香，只肖嗅上一口，便再难忘却那种销魂，可惜香难持久，一旦动痴动念，便如在香中混了腥臭老鼠屎，穷追猛打地粘着，那滋味就不招人喽。”

八爷这话是对着近侍回溯说的，说完以后方想起这是个不开窍的东西，又觉无趣了，伸手一抬，他自榻子上面摸出一面铜镜，一面照，一面示意回溯可以出去了。

他从不在外留宿，便是同人云雨一场，也要回自家宅子才肯睡下。有痴情姐儿妹儿要拦，保不齐还要挨上一顿臭骂。

他尽兴了，便不会再管旁人的死活。喜怒不定，也不肯走远，毛病里因此又多了一桩恋家。

八爷恋家，却没个家，也许恋着银子吧。

众人都这般揣测。

他爱财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，腰间三把铜面钥匙，脱光了也不摘，就跟长在他身上的另一条命似的。

旁人不知，他早年其实是成过亲的。只不过成得太早，早到现下的这群人的爹爹爷爷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。

回溯是最知道这个东西的底细的。因为知道，所以常在他揽镜自照，自觉天下无双之时，在背后猛吐一把口水。

他就是个猪妖成精，本体就是泥巴院栅栏堆里拱着菜团子，做梦也要吧唧嘴的白皮猪。

但是白皮猪抵死不认这层身份，还在无边岁月里修成了一副精致无比的好人身，更加不肯提从前了。

八爷原先还有个老婆，人称卯二姐，是个兔子精，模样修得别样妖娆，身段也是顶好，就是太泼辣了，成日对着他喊打喊骂。八爷初时也不愿娶她，奈何身上本事故不过她，便就将

就了，共同住在福陵山云栈洞里，除却吃吃日日，就是盼着她早死。

卯二姐果也经不起念叨，未到一年就断了气，没人知道二姐是怎么没的，总之八爷是大清早的嚎了两嗓子，就去放鞭了。

卯二姐行的是火葬，当着一众小妖的面，被烤得焦香扑鼻，骨脆肉美，吱哇冒着油花。八爷大约是想将它安葬于腹中的，到底没好意思，忍着饿，吞咽着口水，直将它烧干烤酥，用手搓揉了，装进骨灰坛子里，完成了下葬。

葬后的八爷也迷茫了一阵，间或还想起了卯二姐的一些好处，后知后觉地伤心了。

然而这种伤心并不影响他的开心快乐，约摸一刻钟的功夫便自伤心中出来，带着洞府一切小妖风风火火的下山，折腾出一方天地来。

八爷说，他还是想当人的。当人，就得过人过的日子，卯二姐终日只肯吃萝卜嚼白菜，衣服都懒怠穿，蹦着走，哪是正经人的做派。

而拥有着正经人做派的八爷，确实非常得像人，且在人堆里也撞成了一个人杰。

回溯对前两样说法都算认同，像人，也却是从人堆撞出来的，但不是人杰，非要归总，最贴切就是“骚浪”二字。

爱女人，爱香，爱漂亮。

纤纤酥手，享尽极乐。他最爱的就是那事儿，且是事中玩

主儿，很有一些了不得的本事。

而这样一个有本事的人，怎会再想被捆住呢？

“八爷好些日子不来，我嘴上胭脂荒得都快没了颜色，不来尝尝？”

“可是上赶的不成买卖，送上门也要退，我可瞧瞧，这是在哪受了贱蹄子的气了，怎生没精打采的。”

好些姐儿心疼他呦，他就巴着眼睛逐一看过去，挺馋，想摸摸丰腴软肉，想听浪言秽语，可惜近日被一桩事情烦着，陡然就没了兴致，随手一摆，散了些金银出去，就唉声叹气地回去了。

他被个女人看上了，准确地说，是被女人的爹看上了。

香料铺子近些年来赚了好大一笔，他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，中间不乏推杯换盏之应酬。比他矮的，便将眼睛扔到脑袋顶上。高的，自然也得伏低做小。

这是人间的规矩，八爷想当人，就得连同这些也学个足秤。

女人的爹就是高中一类，巧的是，就姓高。外头都要尊称一声太公。轻易得罪不得，也不好翻脸。他自觉八爷的身份地位很有发展空间，因此想要招赘。

“对，就是招赘，还不是嫁。……个老不死的，让我姓他的姓，我能干吗？！”

八爷气得不知摔了多少个茶碗子，专挑便宜的砸。贵的不解气，倒要心疼。

回溯站在边上看着，踟蹰几许，道：

“改了也不碍什么，左右你就是以相为姓，也不喜……”

“朱”这个字才蹦出个音，就被鬣鬣怼上了鼻尖。

“敢说！老子敲碎你的脑袋！！”

他真的敢敲，脾气上来的时候，哪个妖精没挨过他的打？碎了也不敢出声，只能闷声不响地把脑袋抱回来，在灯下一点一点地补，补得不像人都要挨揍。

八戒厌着一切与猪相关的词汇，肉当然决计不吃，本名更是不准被提及，充其量让亲信们唤上个小名：鬣鬣。

“鬣”字又生僻，小妖们跟着他学写了几天，仍记不全和，便依照他的本性，暗地里叫成：“劣劣”。

“是圆是扁都不知道，还妄图进我的门。不对，妄图我倒进他们的门，想得倒美！”

如此絮叨着，鬣鬣的心情可谓是非常不美丽了。揣着袖子望天，他想他的那些女人们了。最爱就是乖巧端庄一流，雅致秀丽者次之。妖精堆里待久了，早不爱妩媚一类了，没人味，比他还会撩，就不刺激了。

八戒没想到，高家那个老头的女儿，会生得如此迎合他的喜好。

鹅蛋脸，远山眉，下斜眼，唇珠微翘，眼尾天然的垂着，加上鲜嫩多汁的好年纪，正是俏丽一道好颜色，很有几分无辜可爱之态。

“这个模样，要是长在林员外家那个三闺女脸上，倒是好亲近亲近。生在凤劳旧巷卖酒的吕四娘身上也行，怎地偏生就在她那里？”

八爷如是琢磨着，朝着高翠兰脸上伸过去的手转了个弯，自柜上拿出一只玉子算盘来，开始专心致志地算账。

他不知道她一个闺中女子哪来的这样大的胆子，青天白日地跑来看男人。

看就看吧，看了又不少块肉。算盘珠子被他拨得飞快，挺娴熟地克扣了回溯三两薪酬。

谁让他把人带进来的。

“你的货钱算得不对。”

柜台对面，高翠兰踮起了脚尖，两只胳膊扒在梨木台子上，指着账本与他道。

“错了，槐花香料哪有这么贵的进价，单笔也就这个数。”

她比了个手势，水葱似的，玲珑细软。

娇小也是他爱的。

八爷眯着眼睛，大致度量了一下高翠兰圈在胳膊里的位置。一低头就能亲到脑门，下巴再抬起来一点。

那口水红唇的滋味当是不错的。

偏就生得不是好人家啊。

八爷懒洋洋地调转身子，留了半边后背给她。

“管得宽。”

他自来都是这么算账的，以此哭穷，假装没赚多少银子，下面的便不好跟他提涨工钱的事儿了。

都是学问，黄口小儿懂得什么？

高翠兰被如此拒绝，还是每天晌午都来。晌午来，倒不是有什么好兆头，而是他晌午方起。

高翠兰午饭就直接在他那儿用了。牛肉汤炖土豆，再就着几样小菜白米饭，能吃两碗。

“这还吃上我的了。”

八爷伸脖探脑地看着，脸上不大耐烦，眼睛却不老实。从檀木筷子直盯到香唇里。唇瓣上沾了点油花，一吮一吮的，粉腮微鼓，咽下去，又跟着溜到了半截白花花的颈子处。

“八爷醒了？一块用吗？”

她倒像主家了。

八爷脸上的不耐又回来了，拢着袍子打了个哆嗦。

稀罕是一档子事，绑着他是另一档，想绑就一切免谈。

两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八爷的话也不见多，细嚼慢咽了一堆，一盆饭下肚，还能喝上一大钵浓汤。脸面身子不见宽，仿佛就是腹里住着一只老饕，风餐露宿多年，必要循序渐进才能填饱。

饭毕，高翠兰又跟着八爷上街了。并排走着，八爷眼不斜，不肯理。她也能自得其乐，无畏理睬与否，跟不上了，就提着裙子小跑两步，愣头愣脑个样。

八爷后脑勺上没长眼睛，长了也不忍看。他自知自己的一些毛病，看多了，保不齐就惦记上了。

街上人潮涌动，有小商小贩跟他作揖卖好，有姑娘脂粉红帕抚过肩头，嗅了一鼻子的香。再往里走，野戏班子开锣了，青衣花旦走圈子亮了个相，他瞧了瞧姿色，不甚喜欢，迈开步子，倒是在个耍猴人前停下了。

猴崽子们脖子上都拴着铁链子，让翻跟斗就翻，让行礼就弯腰，他扔了十两银子让群猴们拜他，好像得了多大的趣儿。笑容也是古里古怪的。

耍猴人说，猴儿们还会跪，他却没了兴致，两手往身后一背，自顾离开了。

原先，他也认识一只猴儿，挺厉害，也挺傲气。猴儿还拎过他的耳朵，但他那时却很愿意爱他，因为猴儿喜欢大包大揽，他在，就省去他好些麻烦。

“大师兄，我肚子饿了。”

“饿了便自去寻些食来，与我说得甚么？”

“你的本事高，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，哪是我能及的？”

一夸，准有吃食，他还是疼他的。

过去事如过去尘埃，八爷吸溜两下鼻子，觉得有些冷了，就一头钻进了秦书行里。

秦书行不卖书，一应均是茶点，方正大桌往看台子上一摆，说书人的嘴就开了河了。

今日要讲的据说是金蝉子带着经书传教，被大唐皇帝封为御弟的故事。管事的见八爷来了，连忙撤下这折，换成了《西厢记》。

西厢是西厢，但混了荤口，他高兴了，自会给上许多赏钱。

人人都晓得八爷不爱僧，却无人知晓这里头的道道。

曾有僧人让他戒五荤三厌，自己却去当了御弟，从此荣华福祿，何不讽刺？

八爷每日的生活便是如此。

晌午才起，或去柜里对个账，或拎着钱袋子四处闲逛。雨雪天懈怠出去，便搬张条凳出来骂伙计。

闲着也是闲着。

八爷做得最有抱负之事，便是香料铺子了。那是他吃穿享乐之本，吃穿够了，就不再折腾，守着一亩三分地，十分安于此番现状。

高翠兰还是每日都来，来了就吃，吃完了嘴巴一抹，他上街，她便跟着他穷逛。他骂伙计，她便抱着板凳在旁听着。

八爷久而久之，也就爱上了这么一道影子。

爱到什么程度呢？说不上来，没到扒心扒肺，就是习惯了，不来，就感觉缺了什么一样。

“都得成家，您过去那位，是妖精堆里的霸主，跟人还是不同的。”

回溯见天看八爷馋嘴巴舌地惦记着，难得又开了腔。

八爷没吭声，埋头摆弄一只雕花铜面镜。这次不照自己了，斜偏了一些，照在回溯脸上，照出了一只傻愣愣的杂毛鹰。

杂毛鹰的鹰嘴还在上下开合，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心道，你哪里知道那人的来处。

他曾在月下香过她一口，没砸吧出人味儿，也不是妖。而是……

“鬻鬻，我们谈谈，可好？”

高翠兰过来了，长裙趿拉到地上，没生一双长腿，多数时候都是这么拖着。

八爷没看高翠兰，单是将眼睛落在拖了一堆尘土的裙尾上。

他想，有什么可谈的，你若是想要洗裙角，我倒十分乐意效劳。

“今儿还有账要合，明儿再说吧。”

他摆手，拢袍下地就要出去，门却在迈出之际合上了。

高翠兰坐在高凳上为他斟了一盏茶，长睫垂下来，就是一小扇好看的阴影。

她说：“鬻鬻，有些事是躲不掉的。你活得明白，当晓得我的意思。”

他活得明白吗？这世间活得明白的人都要累死，分明糊涂才好享乐。

鬻鬻走不出去，便也不走了，脚底下打了个转，坐回八仙桌前，端了翠兰的茶，饮了一口，清了一下噪。

“我没那么大的本事，我只会开香料铺。”

高翠兰笑了。

平心而论，她很喜欢鼯鼯，即便无所求，也会喜欢。他是个很招人的男人。

“孙悟空回花果山招兵了，还在山顶立了个‘齐天大圣’的名号要反上天庭。”

她垂眸细说着，并不急躁，似乎只是在聊一样家常。

“上头很生气，派了几次兵围剿。你也知道他的本事，一时半会儿难奈何的了。”

鼯鼯把茶叶喝到嘴里去了，没吐，就着茶香嚼了两口，吐出一嘴渣子。

“我俩不是亲戚，他反了，还要拉着我连坐不成？”

语气里还有点小愤慨，说完就细头盘算起自己的几间铺子来。连坐，会封铺面吗？那着实不好，白手起家多难。

高翠兰，或者说，天庭派下的月下仙子铸光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鼯鼯，别跟我扯东扯西，你知道我要说的不是这些。天庭也不会将你硬扯进来，但孙悟空就不一定了。他要起事，早晚也要找上你，你是他的一方助力。而我们，只需要你在他来时，跟我们合作，一同拿下这个猴头。”

铸光说着，神色忽而肃穆了，讲起了天庭威严，不可放任野猴撒野。身板挺得绷直，终于有了仙家之气。

鼯鼯却觉得此时的铸光特别像一个二傻子。转着手里的茶